



《日與夜的天際線》

我還記得黃昏時分天將暗未暗，牠們一整例出現在田埂上遠遠等待我餵食的景象。

起初，有一隻帶頭的領袖會接近靠近我。確認是我後，其它的流浪狗便一一現身，大大小小十餘隻。

但牠們不敢靠近，等待我放下食物離開。十幾年前了，後來牠們全被毒死。我必須在天將暗未暗的天黑前趁著還有一點光線餵食牠們，因為那時田野裡的農人已經離開了。

有時不得已，晚上才餵。那裡真是偏僻，海岸的曠野與梯田，騎車在漆黑小路上，時不時與橫越路面的蛇相遇。

（八號帶木框畫布，壓克力顏料和粉彩）



《回不了的家》

一直忘不了這倆隻讓我非常費心的怪狗，幾年前了。收容中心的志工打電話給我說希望我收留一隻可憐的母黑狗，這隻母黑狗每次只要懷孕生一窩小狗，就被連同母帶子狠狠又遠遠拋棄一次，

總共被拋棄五次。每次母黑狗都花了幾個月時間自己找回家，而牠生的小狗一隻也沒活著回來。

只有最後一次，牠的一隻黃色的小女兒存活，跟著牠回家。

隔壁鄰居看不過去了，將這隻母黑狗和牠長大的女兒小黃帶去結紮，然後交給臺東動物收容中心。

母親小黑和女兒小黃是不同時間來到我家的。

小黑小黃剛開始重逢竟然裝做彼此不認識、沒有互動。

女兒小黃心理創傷非常嚴重，不信任人。後來生了一場大病，經過我細心照顧，又存活下來。

母親小黑則一心一意要回牠老家。我在街上費力追逐牠，最後抓到只好綁住，直到牠不再想衝回家。

牠們倆是一起移往狗園之後，才真正表現出母女重逢的。我覺得是心理受創太深。後來女兒每天跟隨在母親身邊，像牠們以前被拋棄的生活。

母親一生都在遠離家之外找路回家，養成愛遊玩的習慣。母女倆整天出外遊蕩，不過，會回到狗園吃飯，尤其是加菜時。

當我載回滿車的豬肉龍骨準備發放，母女倆總是及時現身。

（八號帶木框畫布，壓克力顏料和粉彩）